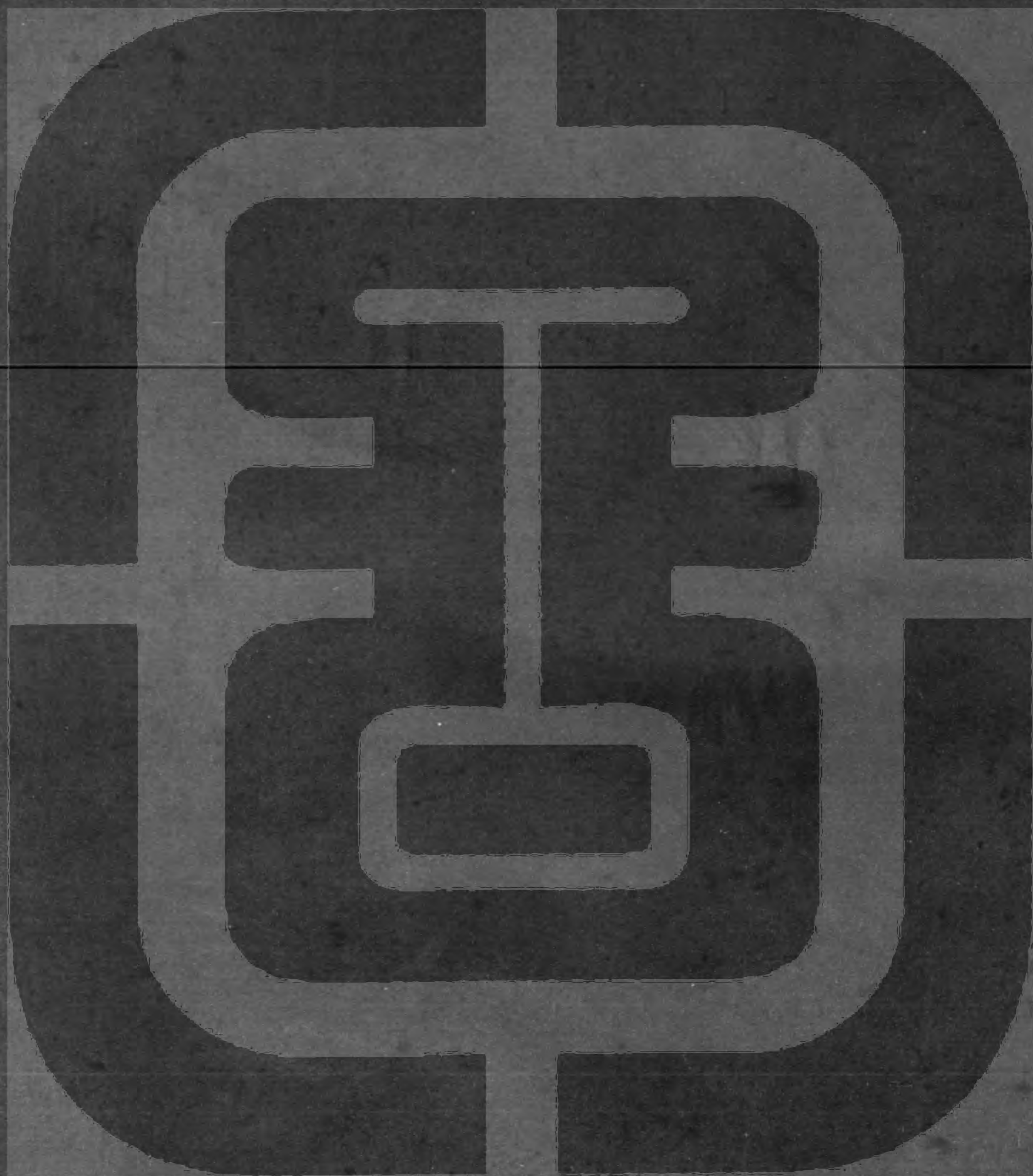


七

61375

22





樂書卷第七十一

詩訓義

周頌

有瞽

有客

武

酌

有瞽

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昔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滕定公之葬有四方來觀者觀禮之成也我客戾止永觀厥成者觀樂之成也子謂魯太師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蓋樂之一變為一成文樂之成九變故也武樂六成六變故也周始作備樂而合乎祖不過主大武而已其成於六變可知也記曰武始而北出乘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



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二王之後國於杞宋其  
來助祭則賓之而弗目有客之道焉我客矣止豈特有  
振鷺之容善習於禮以永終譽為哉將以永觀吾作樂  
之成而已傳曰夫樂象成也者武樂之成終於崇天子  
是則二王之後矣止而觀成得非所以崇天子之意歟  
與商頌我有嘉客亦不夷懌同義觀有客之頌曰有客  
有客亦白其馬特美微子之日而已是詩所謂我客者  
亦不過二王之後之旨也言其日戾止如此則其君可  
知矣

有客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殺罰之威在征討道德之威在禮樂古之人以射御之  
事寓之禮干戚之舞寓之樂然則禮樂之於天下有不

為人主之威乎蓋王者之於禮樂實所以自出也有之  
固足以為宜二王後之於禮樂非所宜有也有之斯為  
過矣此有客所以言既有淫威也今夫二王之後在周  
有不純臣之義非若在庭之臣也以其有不純臣之義  
待之以不純臣之禮使之統承先王用王者禮樂所以  
優異之也彼雖得用王者禮樂亦不過施先王之廟而  
已若夫非先王之廟而用之亦未免乎僭矣然則魯非  
二王之後亦得用王者禮樂故閔宮之頌白牡騂剛以  
為禮萬舞洋洋以為樂者以周公有王者之勳勞錫之  
以王者之禮樂其有淫威亦不害與二王之後同也

武

武奏大武也

春秋傳曰於文止戈為武戈則器也所以示事止則象



也所以小志序曰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言武志則  
講武其事也大武之所以爲武不過如此周官大司樂  
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雲  
池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  
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  
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白是觀之也  
大武則歌武詩而舞之可知矣樂師凡樂出入堂上鐘  
鼓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至於執事祀武二言之  
以鐘鼓嗶嗶則武奏大武豈不以鐘鼓耶

酌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所以致太平之業者文王也  
故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所以立大武也

於前成事  
之於後成之有道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成之之道也  
傳曰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曲財者  
也酌之詩其事則武其道則養天下武本毒天下反以  
養天下者安民和衆豐財之德而已今夫勺水爲勺酌  
酒爲酌則酌也者有挹而損之道焉周之興也建邦  
啓土於后稷肇基王迹於大王篤前烈於公劉勤王家  
於王季至文王然後受方以朝諸侯受國以有天下其  
所以積行累功致王業艱難者無非養天下之道成王  
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可謂成之有道矣其作樂告成  
而形容之不亦可乎故其詩曰我龍受之躡躡王之造  
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爾公爲言事也大武則王事  
而已其所以衆允者以其一怒而安天下之民非私乎



身也成王酌先祖之道以成之則王事終始無虧尚  
何未盡善之有乎是詩不言奏者以其告成而已與武  
奏大武異矣不言舞者以維清見之與武奏大武同意  
矣燕禮言若舞則勺記言十有三年舞勺成童舞象皆  
小舞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褻而舞大夏  
大皆舞也周官大舞以大司樂掌之小舞以樂師掌之  
由此以觀周之舞也豈不重武宿夜歟此酌與象所以  
不言大異乎大武配六樂而謂之大也豈非周之大統  
大勳至是然後集邪傳曰舜樂莫盛於韶周樂莫盛於  
酌以韶為盛則是以酌為盛是知舞莫重於武宿夜  
之說也白虎通謂之周公之樂曰酌一何疎邪

樂書卷第七十一終

樂書卷第七十三

詩訓義

魯頌

有駉

泮水

閟宮

商頌

那

有駉

振振鷺鷥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振振鷺鷥于  
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在易坎之九五君也六四臣也君臣以近相與不過

樽酒簋二以示禮用缶以示樂然則有駉頌魯君臣

有道捨禮樂何以哉蓋鷺鷥之為物其質潔白開水而

善捕魚其質潔白在公明明之聲言也開水則習禮之

聲言善捕魚則得民之聲言也于下則在水而已與睢鳩



在河之洲同意于飛則言歸而已與歸飛提提同意  
人臣之道潔白以明其德習禮以壯其容始也于下  
以從君鼓舞以致其樂終也于飛以言歸鼓節以致  
其禮既和之以樂又節之以禮則君臣之間禮樂皆  
得而不失道未有不得民者矣魯王禮也天下傳之  
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  
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然以王者  
之法繩之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  
自諸侯出魯侯國也安得用天子禮樂兼四代服器  
官爲哉蓋周公有王者之勳勞其祭之也報以王者  
之禮樂故用之周公廟則可用之魯國則僭矣孰謂  
魯王禮邪春秋之時魯君三祗孰謂君臣未嘗相殺  
乎士之有詩由來公室婦人整而弔由臺始始

泮水

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乎由是觀之天下有道之  
國莫其於魯向資禮樂焉亦不免於僭鄭氏以爲近  
誣真篤論歟是詩頌僖公君臣有道是亦彼善於此  
而已後世以鷩飾鼓因謂之鷩爲鼓精豈惑越王不  
經之事而爲之說乎

思樂泮水言采其芹

天子之學以禮雖諸侯之學以泮宮有生於墻壁之  
壁所以限制內外而法如之禮之所由出也靡生於  
離渠之離飛鳴相濟而和如之樂之所由生也天子  
之教辟離以本之未有不先禮樂則諸侯之教泮宮  
以本之雖不全乎禮樂亦半於天子而已故辟離之  
制猶天子宫架也泮宮之制猶諸侯軒架也蓋水有



泮適各得半焉所謂泮宮亦半水而已水所以此禮而芹藻芣禮之物也思樂泮水者悅其樂也薄采芹藻芣者悅其有禮也文武隆禮樂之教於西雖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者近者悅之遠者懷之大學之道也僖公隆禮樂之教於泮水不過至此羣醜淮夷攸服而已以道有遠近德有小大故也鄭之學校廢於子衿而其詩曰縱我不往子衿不來以刺其禮廢子衿不嗣音以刺其樂壞禮樂之教不可一日廢於學校也如此明堂位曰類宮周學也禮器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則類宮周人之制魯之大學也魯之大學在郊故將有事上帝則於之有事焉然則序與鼓自宗蓋設於類宮左右而米廩其公宮南之小學也

闕宮

萬舞洋洋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封曲阜爲魯公世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是以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爵用黃目灌用玉巨雕纂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琬蔽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毘而舞大武皮弁素積揚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由是觀之白牡駢剛犧尊將將毛魚載羹邊豆大房天子之禮也萬舞洋洋天子之樂也於禮言犧尊邊豆則罍黃目雕纂琬蔽之類舉矣於樂言萬舞則升歌下管大夏蠻夷之樂舉矣後世禮廢樂壞僭人侑於羣公之



廟獻六羽於仲子之宮春秋譏之又况卒仲遂叔弓不以禮乎宣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縶萬入去箎箎譏其以輕妨重也昭十五年癸酉有事于武宮箎入叔弓卒去樂卒事譏其以小廢大也

商頌

那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六經之道回歸而禮樂之用爲急古之王者治定必制禮以廣業功成必作樂以崇德所以昭先烈遺來世爲一代制作之盛典也商之成湯革夏以爲商拯民於塗炭之中實之治安之域則其治既定而禮制其功既成而樂作後世孫子追述當時制作之意形容於美盛德之頌因歌而祀之此那之所以作也自

微子國於宋統承先王修其禮樂至于戴公凡數世矣其間先王禮樂或廢而不興或壞而不修而樂正雅頌所存蔑如也有孔氏之先考甫者至孔子時又亡七篇是商頌得正考甫而僅存至孔子而後不泯語曰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語曰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莊周謂曾子曳筮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由是觀之商禮之所以損益樂之所以聲音後世不可得而考也所可知者特其恭敬之實大濩之名而已其不言商之風雅者非無風雅也久而不傳故也商頌固不止十二篇正考甫得於周之太師止是而已其風雅不存又可知矣王通曰詩三百始終於周而存商頌者亦所以爲周戒詩不云乎商鑒不遠



在夏后之世然則周監豈不在於商乎

樂書卷第七十三終

樂書卷第七十四

詩訓義

商頌

那

猶與那與置我鼓鼓奏鼓簡簡行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

正北之坎為章則鼓為冬至之日音而冒之以啓蟄之日其聲象雷其形象天其於樂象君故鼓祝鼓敵鼓瑟鼓鐘鼓簧鼓缶皆謂之鼓以五聲非鼓不和故也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非得不和此其意歟蓋其制始於伊耆氏之士鼓備於夏后氏之足鼓商人貴之以柱謂之楹鼓周官以大僕建路鼓于大寢門之外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則其所建楹鼓



爲一楹四稜焉貫鼓於其端猶四植之桓圭也莊子  
曰負建鼓可負必以楹貫而置之矣所謂置我鞀鼓  
者如此鞀非奏鼓者也言奏鼓簡簡則鞀從之矣禮  
記曰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湯之孫子奏鞀  
鼓以衍烈祖假有廟非特昭先祖之功而已亦所以  
樂其所自成也烈祖庸詎釋我而不綏之邪在易之  
豫先王作樂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殷人郊丘之祭  
以祖考配上帝猶且以樂薦而先之况宗廟烝嘗之  
祭乎此那祀成湯所以先樂後禮之意也豈非記所  
謂殷人尚聲邪

鞀鼓淵淵嘒嘒管聲  
華音兆於北方則播而爲鼗鼓竹音運乎十二月則  
發而爲管聲

靈非鼓以禮地示也路鼓以禮人鬼則非鼓淵淵非  
雷鼗鼓雷鼗靈鼓雷鼗鼓也路鼓路鼓而已以孤竹之管  
禮天神孫竹之管禮地示陰竹之管禮人鬼則嘒嘒  
管聲非孤竹之管也陰竹之管而已言鞀鼓繼之以  
淵淵言管聲先之以嘒嘒何也蓋鞀鼓必待奏之然  
後聞其聲管聲與鞀鼓合奏聞其嘒嘒之聲知爲管  
聲而已此細大不踰無相奪倫之意也

既和且平依我聲聲

先王作樂本之以五行文之以五聲參之以八卦播  
之以八音八卦之所君者乾也八音之所主者磬也  
故磬音出於乾而已蓋乾位西北而天屈之以爲無  
有曲折之形焉所以立辨也故方有西有北時有秋  
有冬物有金有玉分有貴有賤位有上有下而親疎



長幼之理皆辨於此矣古人論磬嘗謂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三者行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故在廟朝聞之君臣莫不和敬閨門聞之父子莫不和親族黨聞之長幼莫不和順夫以一器之成而功化有至於此則磬之所上豈在夫石哉凡尚聲爲衆聲所依而已商樂以磬爲主故言依我磬聲舜樂以簫爲主故言簫韶九成

鼓有數萬舞有奕  
庸鼓鐘鼓之大者也萬舞舞之大者也商之作樂在湯則奏鼓簡簡大矣而未備在湯孫則嘒嘒管聲備其細以成大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滌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豈不以樂之大然邪觀舜堂上之樂夏擊鳴球搏拊

琴瑟以詠所以貴人聲也堂下之樂則管鞀鼓今正祝敔笙鏞以間所以賤樂器也那祀成湯之樂堂上言依我磬聲則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之類舉矣堂下言鞀鼓管鏞則祝敔笙簫之類舉矣國語曰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商之作樂細大和高下平上下諧遠有以廣聲教備有以成事業其於致太平也何有那祀成湯詳於樂而略於禮者以其祖有功而樂象功故也烈祖祀中宗言清酌和羹之禮而不及樂者以其宗有德而禮成德故也闕官言萬舞洋洋美其形容之衆大也此言萬舞有奕美其綴兆之衆大也由是觀之萬舞之舞在商爲大濩在周爲大武周官皆以大司樂掌之其爲衆大可知先儒謂以武王用萬人定天下言其不考商頌之過也



樂書卷第七十四終

樂書卷第七十五

尚書訓義

虞書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非無禮也以其行天道以治人  
 樂勝乎禮故也三王異世不相襲禮非無樂也以其  
 行人道以奉天禮勝乎樂故也是以仲尼對顏淵之  
 問於商周特言輅冕於唐虞特言韶舞豈不表裏於  
 此歟周官述二帝之樂堯曰大章舜曰大韶樂記釋  
 二樂之義大章章之也韶繼也蓋堯放上世之勳煥  
 乎其有文章故後世語功德尤章者必稽焉舜重堯  
 帝之華有以盡繼體之道故後世語善繼人之志者  
 必稽焉揚雄曰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  
 垂拱而視天民之阜然則禮樂之功豈不至矣哉樂



記曰禮至則無怨樂至則不爭揖遜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其舜之謂乎今夫聖人定書憲斷自堯舜其論樂亦斷自二帝夫豈以黃帝而一為不足取也誠以禮義峭峭而樂之情文未盡不足以法後世故邪

舜典

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先王制為喪服之禮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彼中國之近者報君之禮蓋亦不及如此若夫四海之遠者其報未必如是之重姑遏密八音而已蓋樂出為虛寓於實則八音各麗於器器具而天地萬物之聲可得而考焉故物之盛於天地之間若堅若脆若勁若韌若實若虛若沉

若浮皆得効其響焉故八物各音而同和也考之於經堯舜之時八音固已大備後世雖有作者皆不能易茲八物矣蓋主朔易者次也故其音革為果旅者長也故其音匏震為竹故其音竹巽為木故其音木瓦為金故其音金乾為王故其音石瓦土器也故坤為瓦蠶火精也故離音絲革聲隆大冬至之音也鼗鼗繫焉匏聲崇聚立春之音也笙竽繫焉竹聲清越春分之音也管籥繫焉木聲無餘立夏之音也祝敔繫焉金聲春容秋分之音也莫尚於鐘石聲溫潤立春之音也莫尚於磬土聲函胡立秋之音也莫尚於鞀缶絲聲纖微夏至之音也莫尚於琴瑟革失之洪龜失之長竹失之高木失之短金失之重石失之輕工失之下絲失之細要之八音從律而不姦然後為



和樂也禮記論八音多矣曰施之金石舉其始言之  
曰匏竹在下要其終言之金石絲竹樂之器也兼始  
中終言之并與三者而詳言之周官太師之職而已  
蓋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大不踰宮細不踰羽細  
大之中則角而已莫重於金故尚羽莫輕於瓦絲者  
石也故尚角匏竹非有細大之從也故尚議章木非  
有清濁之變也故一聲然則金石則土類西凝之方  
也故與土同位於西匏竹則木類東生之方也故與  
木同位於東絲成於夏故琴瑟在南革成於冬故鼗  
鼓在北大師之序八音以金石土為先革絲次之木  
匏竹為後者蓋西者秋言之時聲之方也虛者樂所  
自出聲之本也故音始於西成於東於西金石先  
於土者以陰逆推其所始故也於東匏竹後於木者以  
陽順序其所生故也革絲居南北之正先革而後絲  
者豈亦先虛之意歟由是推之堯舜之樂雖不可詳  
究其音之大致亦不過如此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  
而無傲

昔舜使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以為樂正重黎又欲  
益求人舜謂之曰聖人為能知樂之本而夔能和之  
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遂命典樂教胥子則夔  
之達於樂不亦深乎帝則德全而教略故舜命夔教  
胥子以四德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是  
也王則業大而教詳故命大司樂教國子以六德中  
和祗庸孝友是也古者教人之道未嘗不始終之以  
樂文王世子曰三王之教世子也必以禮樂孔子成



於樂則教以樂者固所以爲教人始終之道歟學記  
之教人先之入學釋菜以示禮繼之小雅肄三以示  
樂學雜服者達之以安禮學操纒者達之以安樂以  
至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由是觀之教人  
以樂而始終之豈特施於胥子哉教之以直而溫寬  
而栗則知教之所由興教之以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則知教之所由廢既知教所由興又知教所由廢夫  
然後可以爲人師矣夔教胥子如此其於爲人師之  
道固裕如也孰謂夔其窮歟觀周官大司樂之教國  
子非特樂德也蓋井與樂語樂舞而教之豈舜之教  
胥子不足於此邪以經求之其曰詩言志歌永言非  
無樂語也其曰樂則韶舞非無樂舞也特舉樂德以  
該之而已

詩言志歌永言

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則詩也者言之合於法度而志至  
焉者也故詩之所言在志不在言怒則爭鬪喜則詠歌  
則歌也者志之所甚可而言形焉者也故歌之所求在  
言不在志是以卷耳作見后妃求賢之志泉水作見衛  
女思歸之志鷓鴣作而周公救亂之志明雲漢作而宣  
王撥亂之志者此詩所以言志也皋陶賡歌所以求吾  
歸美之言禹之九歌所以求吾勸戒之言卷阿之遂歌  
所以求吾用賢之言四牡之所歌所以求吾將母之言  
何人斯之好歌所以求吾惡讒之言此歌所以求言也  
揚子曰說志者莫辨乎詩傳曰詩以道志豈詩言志之  
意邪師乙曰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  
不足故長言之豈歌永言之意邪蓋詩人言也歌人聲



也人言不如人聲之入人也深故詩為先歌次之以詩序求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詩言其志也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其言也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舞動其容也此曰詩言志歌永言終之以八音克諧而不反舞者古者舞以八人為佾所以節八音者也言八音則舞舉矣或求其言或咏其聲以言心聲故也書述夔之所教而曰詩言志歌永言別言之以辨異也周官述瞽矇所掌而曰九德言六詩之歌合言之以統同也記曰弦歌詩頌鼓鼙絃歌諷誦詩皆先歌後詩與書異何也曰書先詩後歌者原歌之所始者自乎詩也二禮先歌後詩者序樂之所歌者不過詩而已

樂書卷第七十五終

樂書卷第七十六

尚書訓義

虞書

舜典

舜典

大禹謨

聲依永律和聲

人之生也鐘五行之秀氣其出為五言之永律必和五行之聲蓋詠以永為體永以詠為用故舜之作樂琴瑟以詠所以為聲依永也笙鏞以聞所以為律和聲也故歌風而聲不依永無以見德性之微歌雅而聲不依永無以著法度之正歌頌而聲不依永無以顯功德之成如此則聲詩不協失其所謂中聲所主者矣此聲所以不可不依永也宮為君不以律和之



則其聲荒其君驕商為臣不以律和之則其聲跛其  
臣壞角為民不以律和之則其聲憂其民怨微為事  
不以律和之則其聲哀其事勤羽為物不以律和之  
則其聲危其財匱如此則聲律不諧失其所謂中聲  
所歸者矣此律所以不可不和聲也周官大師掌六  
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教六詩以六德為之本以六  
律為之音豈亦聲依永律和聲之意歟今夫陽六為  
律則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皆聲之屬乎陽  
所謂律也陰六為呂則大呂應鍾南呂函鍾中呂夾  
鍾皆聲之屬乎陰所謂呂也別而言之律與呂異合  
而言之呂亦謂之律此禮運所以有五聲十二律之  
說也古之言律或謂之六律或謂之六始配律  
以呂或以同六始則六間配之何也謂之七音

曰迷天地自然之氣數謂之律以陽造始謂之始  
於陽為呂間於陽為間同於一陽為同呂間以命體  
間命以位同命以情合陽六陰六言之均謂之六律  
也此特以律為言豈非合而言之邪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先王之作樂主之以六律六同而播之以八音金石  
以動之絲竹以行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  
之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音故氣無滯陰亦無散陽  
細不至於抑大不至於陵一於回邪曲直各歸其分  
而已此樂記所謂先王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  
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  
於中而發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庸非八音  
克諧無相奪倫之謂邪蓋樂者天地之和先王審一



以定之者也故奏之宗廟則肅雖和鳴先祖是聽作  
之天下則長幼和順兄弟和親以之率神從天故其  
神和以之反情和志故其人和神和則其鬼不神亦  
不傷人矣人和則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矣國語曰德  
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和民是以寧豈特祖考來  
格羣后德讓而已哉今夫禮以辨異則治神人而使  
之不亂樂以統同則和神人而使之無間言神則知  
人之爲鬼言人則知神之爲天言天神人鬼則地示  
之禮可知周官宗伯掌邦禮治神人亦足發明於此  
矣然則書美舜樂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八音克諧而不及舞大司樂序周樂則奏律歌而呂  
舞六樂者豈非帝者德全而樂簡王者業大而樂備  
故邪楊雄有之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可不信乎

大禹謨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六府三事允  
治時乃功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  
之以九歌俾勿壞

春秋傳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  
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  
謂之九歌蓋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然則禹之九  
功惟叙九叙惟歌豈非以禹功之成不可不作樂以  
形容之邪戒之用休仁之至也董之用威義之至也  
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使之樂斯二者必至有成而無  
壞也始而戒之終而勸之與秦終南之詩同意周官  
大司樂言奏九德之歌九聲之舞瞽矇掌九德之歌  
以役大師大磬舜樂也謂之九聲之舞則大夏禹樂



也謂之九德之歌得非九夏乎鐘師以鐘鼓奏九夏  
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祫夏鷩夏杜子  
春口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  
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  
醉而出奏祫夏公出入奏鷩夏蓋王者之於天下出  
而與物相見以同民患是雖有文明之華功業之大  
而多故或生焉又不可不思患而預爲之戒也禹作  
九夏之樂本九功之德以爲歌而曰勸之以九歌俾  
勿壞豈非先慮慮患而戒之乎今天下之民以王  
者爲之君也夏之樂以王夏爲之君故王出入奏王  
夏尸非神也象神而已惟在廟則均全於君是與之  
相敵而無不及矣故尸出入奏肆夏牲所以食神實  
以召之也神藏於幽微而有以召之則洋洋乎如其  
上如在其左右不亦昭乎故牲出入奏昭夏外之爲  
出內之爲納四方之賓或以朝而來王或以祭而來  
享非可却而外之也容而納之繫而屬之安賓客悅  
遠人之道也故四方賓來奏納夏東南爲文西南爲  
章則章者文之成明之著也人臣有功不錫樂以章  
之則其功卒於黯闇不明非崇德報功之道也故臣  
有功奏章夏古者將祭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  
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夫然後  
致精明之德可以交神明矣故夫人祭奏齊夏族人  
之侍王內朝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合  
族之道不過是矣故族人侍奏族夏既醉而出並受  
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非特於禮爲然樂亦如之  
是以先王之樂未嘗不以械示戒焉故客醉而出奏



祓夏大射公入醵則公與王同德爵位莫重焉然位不期驕而驕祿不期侈而侈則自放驕傲之患難乎免於身矣是以先王於樂未嘗不以醵示戒焉故公出入奏醵夏蓋禮勝易離樂勝易流九夏必始之王夏以王道自禹始也終之醵夏以反爲文也若然尚何壞之有哉詩言鐘鼓既戒與此同意九夏之樂有其名而亡其辭蓋若陶雅陶頌矣

樂書卷第七十六終

樂書卷第七十七

尚書訓義

虞書

大禹謨

大禹謨

益稷

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

舞有文武有小大文武雖殊其所以象德一也大小雖殊其所以爲文武一也周官大司樂舞雲門咸池之類文舞之大者也舞大濩大武之類武舞之大者也舞師樂師羽舞之類文舞之小者也干舞之類武舞之小者也舜舞干羽特舞之小者而已蓋羽者文德之容干者武德之器武舞以扞蔽之干所以示威文舞以翼蔽之羽所以示懷兩者並用而不孤立雖



有苗之頑未有不畏懷而來格矣昔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然則舜舞干羽而七旬有苗格豈足怪哉始伐以武而逆命猶孟子所謂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也終懷以文而來格猶孟子所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也舞干必於賓主兩階者以其班師振旅則無事於征誅有事於揖遜揖遜於兩階者禮舞干羽者樂也豈非揖遜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歟樂記言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以舞大夏簡兮之詩言碩人俣俣公庭萬舞繼之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皆先文後武者堯舜揖遜其舞先干者以苗民逆命故也湯武征誅其舞先萬者以武功爲大故也然則舜之舞數文德而有苗格文王於宗非不修德卒不免用師故詩曰執訊連連攸馘安安豈文王之德不及禹耶時異而已矣

益稷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蓋六律所以考五聲五聲所以成八音八音所以察治忽此樂之所由以成五言所由以出納者也今夫詩言其志歌永其言則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言之所以納也以六律爲



之音言之所以出也言之變雖無窮而出納皆不過五則所道者孰非中德所詠者孰非中聲邪揚雄謂中和莫盛乎五荀卿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如此而已嘗試論之古樂之發六律固正矣而後世四清興焉律之所以不正也五聲固和矣而後世二變興焉聲之所以不和也然四清之名起於鐘磬二八之文非古制也豈鄭氏傳會漢得石磬十六而妄為之說邪二變之名起於六十律旋宮之言非古制也豈京房以固傳會左丘明為之七音以秦五聲之說邪是不知左丘明所謂七音即八音也八音以上為主是以金石絲竹匏與革木皆待之而後和焉故虞書樂記國語之論八音皆虛土音以為之主猶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六衍虛其五之意也由是觀之樂音有八孰謂合二變而七之乎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則舜欲明六律五聲八音以作樂則舞可知矣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舜之於臣民趨操同者躬禮樂以帥之趨操異者推禮樂以教之自予欲觀古人之象至作服汝明者躬禮以帥之也自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至出納五言汝聽者躬樂以帥之也自庶頑譏說至欲並生哉者推禮以教之也工之颺言若風之揚物則巽以入之非特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亦足勸矣蓋舜之於股肱耳目之官欲左右有口以而責之使翼欲宣力四方而責之使為則法度彰矣欲觀古象以作服而責之使明欲聞音律以作樂而責之使聽則禮樂著矣如



此則夫何為哉垂拱視天民之阜而已

夔曰夔擊

夔擊如以戈焉以止樂器之所以為敵也擊以作樂器之所以為祝也此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禮勝則離而以進為文故曲禮以毋不敬為先樂勝則流而以反為文故作樂先憂而後擊與樂記所謂節奏先節後奏同意今夫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樂之所終患以生焉然則作樂憂而後擊是以禮節樂而使之無享倫之患豈不為得樂之情也歟爾雅曰夔禮也禮節樂故也

鳴球

禮記郊特牲言諸侯之宮縣而擊玉磬明堂通言四代之樂器而搏拊玉磬春秋之時齊侯以玉磬敗晉正兵滅文仲以玉磬如齊告糴則玉之於石類也玉磬則出乎其類者矣顧命言天球在東序呂氏春秋言堯命夔擊石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則天球玉之自然可以為鳴球衆聲之所求而依之者也傳曰金石有聲不考不鳴禮記言玉之聲清越以長者樂也謂之鳴球雖出於所考要之其聲清越以長無異於禽之鳴也

搏拊

乘水者付之泝作樂者付之拊拊之為器韋表糠裏狀則類鼓聲則和柔倡而不和非徒鏗鏘而已書傳謂以韋為鼓白虎通謂拊革而糠是也其設則堂上此所謂搏拊是也其用則先歌大師所謂登歌則令奏擊拊是也既曰搏拊又曰擊拊者拊之或搏或擊



拊聲小大之辨也與所謂擊石拊石為磬聲小大之辨同意荀卿曰縣一鐘而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尚拊蓋一鐘一磬特縣之樂也拊設於一鐘一磬之東其為衆樂之倡可知矣大祝登歌擊拊固小師之職也大師則令之使奏擊拊而已此先夏擊拊禮記先搏拊者書以作樂序之記以樂器序之故其先後不得不異

樂書卷第七十七

樂書卷第七十八

尚書訓義

虞書

益稷

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遜

八音以絲為君絲以琴為君琴之樂出乎器入乎覺而瑟實類之其所異者特絲分而音細爾明堂位曰大瑟大琴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爾雅曰大琴謂之離大瑟謂之洒蓋琴則易良瑟則靜好其聲尚宮其音主絲士君子所常御所以樂得其道堂上之樂也故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抑足以禁淫邪正人心矣荀卿曰琴瑟以樂心豈虛言哉周官大司樂雲和之琴



瑟以禮天神空桑之琴瑟以禮地示龍門之琴瑟以  
禮人鬼是瑟瑟之用各以聲類所宜雲和陽地也琴  
瑟宜於園丘奏之空桑陰地也琴瑟宜於方澤奏之  
龍門人功所鑿而成也琴瑟宜於宗廟奏之此言琴  
瑟以詠繼之祖考來格則樂以迎來亦舉宗廟見園  
丘方澤之意也儀禮鄉飲酒禮二人皆左何瑟後首  
擗越燕禮小臣左何瑟面執越樂記曰清廟之瑟朱  
絃而疏越皆不及琴者瑟二十五絃琴則五絃而已  
亦舉大見小之意也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  
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  
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舜之作樂祖考來格則致  
鬼神示可知虞賓在位則安賓客說遠人可知羣后  
德遜則和邦國諧萬民可知鳥獸踳踳鳳凰來儀  
動物可知虞周之樂相為表裏而已

### 下管

禮記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武達有神興有  
德郊特牲曰歌者在二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仲尼燕  
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祭義曰昔  
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成王賜之重祭升歌清廟下而  
管象燕禮大射曰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新  
宮蓋周之升歌不過清廟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  
不過象武新宮則舜升歌下管之詩雖無經要之歌  
以示德管以示事一也德成而上歌以詠之於堂上  
事成而下管以吹之於堂下豈非以無所因者為上  
有所待者為下邪今夫堂下之樂以木為末以竹為  
本故爾雅大管謂之箏中謂之篴小者謂之箛蓋其



狀如篪笛而六孔併兩而吹之其所主治相為終始所以道陰陽之聲十二月之音也女媧始為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為班管以合日月星辰之會帝學夏吹簞展管則管為樂器其來尚矣至周而大備教之於小師播之於瞽矇吹之於笙師辨其聲用則孤竹以禮天神孫竹以禮地示陰竹以禮人鬼凡各從其聲類故也管或作筦詩曰磬筦將將是也或作瑄傳稱白玉瑄是也廣雅曰管象簫長八尺圍寸八孔無底豈以後世之制為言歟

### 鼗鼓

鼓所以作樂者也鼗所以非奏鼓者也天道先於北方其於卦為坎其於音為革則鼗鼓冬至之音堂下之樂也爾雅大鼓謂之麻以其聲大而散故也小者謂之料以其聲小而迷故也月令修鞀鞀世紀帝嘗命倕作鞀鞀大謂之鞀而與麻同小謂之鞀而與料同則鼗鞀一也以之作樂為鼓作已而為鞀則鼓鞀一也周人辨其聲用雷鼓雷鼗以樂天神靈鼓靈鼗以樂地示路鼓路鼗以樂人鬼鼓人掌教其鼓而不及鼗儀禮大射鼗倚干頌磬西絃而不及鼓互備故也先儒以鼓為春分之音鞀為震之氣是不知坎音革之意也

### 合止祝敵

周官小師掌教播鼗祝敵周頌有瞽亦曰鼗磬祝圉蓋堂下樂器以竹為本以木為末則管者本也祝梧者末也祝之為器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陰始於二四終於八十陰數四八而以陽一主之所以作樂



則於衆樂先之而已非能成之也有兄之道焉敵之  
爲器狀類伏虎者西方之陰物也背有二十七銀鍔  
者三九之也櫟之長尺十之數也陽成於三變於九  
而以陰十勝之所以止樂則樂能以反爲文非特不  
至於流而失已有足禁過者焉書曰曼擊禮曰楛擊  
樂記曰聖人作爲控楫荀卿曰鞞祝拊控楫似萬物  
蓋祝敵以控楫爲體控楫以曼楛擊爲用也爾雅曰  
所以鼓祝謂之鞞則祝以合樂而作之必鼓之欲其  
止者戒之於蚤也敵以節樂而止之必鼓之欲其鞞  
者禁之於後也今夫樂出於虛故其作之也虛必欲  
虛控必欲空琴必用桐拊必用糠皆以虛爲本也及  
其止則歸於實焉此敵所以爲伏虎之形歟然則樂  
之張陳曼擊必於堂上祝敵必於堂下何邪曰祝敵  
器也曼擊所以作器也器則卑而在下作器者尊而  
在上貴賤之等也堂上之樂象廟朝之治堂下之  
樂象萬物之治荀卿以堂下之鞞祝控楫爲似萬物  
則是以堂下之拊亦似之誤矣今夫祝控一物而異名  
荀卿離而二之亦誤矣

之張陳曼擊必於堂上祝敵必於堂下何邪曰祝敵



書卷第七十八終



樂書卷第七十九

尚書訓義

虞書

益稷

笙鏞以間鳥獸踳踳

大笙謂之巢以衆管在匏有巢之象也小者謂之和以  
大者唱則小者和也大鐘謂之鏞以能考大功也  
小者謂之罇以其薄而小也蓋笙之為器以匏為之  
包竹揔而植以象物之生其音則象鳥矣鏞之為器  
以金為之能宮能商始隆而終殺其聲則象獸矣儀  
禮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而其南笙鐘  
笙震音也於方為陽鏞充音也於方為陰周官笙師  
掌共鐘笙之樂是鼓應笙之鐘而笙亦應之也詩曰



笙磬同音周官眠瞭掌擊笙磬則磬乾音也與笙同  
為陽聲是擊應笙之磬而笙亦應之也儀禮有衆笙  
之職則笙之所職固不一矣笙磬則異器而同音笙  
鏞則異音而同樂蓋樂之作也先鼓以警戒後鐘以  
應之故虞書論堂下之樂以鼗鼓為先笙鏞次之商  
詩以置我鞀鼓為先鏞鼓次之周詩以鼗鼓為先維  
鏞次之則鼓大麗而象天鐘統實而象地天先而地  
從之鼓先而鏞從之先王立樂之方也鄭氏謂先擊  
鐘次擊鼓以奏九夏是徒知鐘鼓之文不知用鐘鼓  
之意也仲尼曰樂去樂去鐘鼓云乎哉以為樂在於  
鐘鼓則鐘鼓樂之器而器非樂也以為不在於鐘鼓  
則鐘鼓不於吾無以見聖人矣以詠則升歌以貴人  
聲所謂聲依永也以間則下管以賤樂器所謂律和  
聲也堂上之樂主正聲依永非不以律和之堂下之  
樂主乎律和聲非不以聲依之夫然後上下合和而  
不失乎中和之紀矣六始為律六間為呂言間則律  
舉矣與周官言律同而以典同名官同意自虞至周  
鏞大而鐘小自周公制禮有鐘師鑄師則鐘大而鑄  
小矣故鐘師掌金奏大鑄也鑄師掌金奏小鐘也國  
語曰細鈞有鐘無鑄昭其大也大鈞有鑄無鐘鳴其  
細也此其辨歟鄭氏謂鑄如鐘而大孫炎釋爾雅鏞  
亦名鑄不亦失小大之實乎

簫韶九成

大簫謂之言以其管二十四無底而善應故也小者  
謂之箛以其管十六有底而交鳴故也簫陰氣之管  
故大者四六小者二八其器則細其音肅如亦各從其



類也荀卿曰鳳凰于飛其翼若干其聲若簫蓋簫以  
 比竹為之其狀鳳翼其音鳳聲雖有管而非管夏至  
 之音也管則合兩以致用象簫而非簫十二月之音  
 也周官之於簫管鼓之小師播之瞽矇吹之笙師則  
 簫管異器而同用要皆堂下之樂而已燕禮下管新  
 宮記曰下管象武以管為堂下之樂則簫亦可知也  
 詩曰簫管備舉以簫為樂之大成則管亦可知也列  
 子曰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究也故王道至九  
 變而後明賞罰至九變而後行樂至九變而後淳氣  
 洽則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淳氣洽之所致也古者功  
 成作樂舜命九官以亮天功率至於庶績咸熙則其  
 樂九變亦不過形容乎此而已惟樂為能著萬物之  
 理而萬物亦莫不以類相動故師曠奏清角而立鶴

也一率也巴鼓瑟而六馬為之仰秣伯牙鼓琴而  
 流魚出聽周作六樂而六物自致然則變奏簫韶而  
 鳳凰來儀固不能無是理也經曰禮樂合天地之化  
 百物之產不過如此大司樂言九德之歌九韶之舞  
 然則簫韶九成而舞可類舉矣韶樂九成武樂六成  
 何也曰二與四為六而坤用之兩地之數也一二五  
 為九而乾用之參天之數也武武樂也而屬乎陰其  
 成以兩地之數韶文樂也而屬乎陽其成以參天之  
 數象成莫大乎形而數如之亦節奏自然之符也韶  
 又作磬者經曰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而大磬居一焉自文之五聲言之則磬之上聲所以  
 紹五聲也自播之八音言之則韶之左音所以紹八  
 音也舜欲聞五聲八音在治忽概見於此



鳳凰來儀

萬物辨於北交於南辨於北正固之時也其性習其情悲其類爲介有龜蛇之象也交於南嘉會之時也其性禮其情樂其類爲羽有鳳凰之象也凡鳥以翼右掩左爲雄以翼左掩右爲雌故桃蟲鷦而其雌鳩鷗鳳而其雌皇蓋鳳凰之爲物其羽可用爲儀所以爲禮其鳴中律呂所以爲樂至於其羽若干其聲若簫韶之爲樂雖作於治定制禮之後亦所以象鳳凰聲形而已鳳陽物也動而唱始風陰物也靜而和終其羽雖皆可用爲儀其來亦未嘗不以匹也故天下治則以匹而見天下亂則以匹而隱人君以仁治天下法度彰禮樂著則鳳凰爲之應亦各從其類也舜襲堯舜行堯道法度固已彰禮樂固已著則其作樂以道陰陽之和凡所謂陰陽之物未有不爲之感應則鳳凰來儀固其理也傳不云乎夫樂象成者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凰何爲而藏乎

樂書卷第七十九終



樂書卷第八十

尚書訓義

虞書

益稷

夏書

五子之歌

商書

仲虺之誥

伊訓

周書

顧命

益稷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小華之山其陰多磬鳥危之山其陽多磬高山深水



出焉其中多磬磬石所出固雖不一要之一適陰陽之和者泗濱所貢浮磬而已然其制造之法倨句一矩有半外之爲股內之爲鼓其博厚莫不有數存於其間已上則摩其旁而失之太清已下則摩其端而失之太濁要之一適清濁之中者薄以廣短以厚而以有虞氏命夔典樂擊石拊石至於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者繇此其本也蓋八卦以乾爲君八音以磬爲主故磬之爲器其音石其卦乾乾位西北而天屈之以爲無有曲折之形焉所以立辨也故方有西有北時有秋有冬物有金有玉分有貴有賤位有上有下而親疎長幼之理皆辨於此矣古人之論磬嘗謂有貴賤焉有親疏焉有長幼焉三音行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故在廟朝聞之君臣莫不和敬聞門閭之父

子莫不和親族黨聞之長幼莫不和順夫以一器之成而功化之敏有至於此則磬之所尚豈在夫石哉存乎其聲而已然則言球必以鳴先之者豈非以鼓尚聲爲衆聲所依邪擊石拊石堂上之樂也百獸率舞堂下之治也堂上之樂足以兼堂下之治堂下之樂不足以兼堂上之治也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万事愴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一物不得其樂未足以爲樂之至一人不得其和未足以爲和之至舜之治功大成而以樂形容之百獸



至於窳舞則無一物之不得其樂者矣庶尹至於允諧則無一人不得其和者矣如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上下宜相勅戒之時也歌如之何不作乎蓋君之於臣有下下之道故其歌所以先股肱後元首臣之於君有報上之道故其歌所以先元首後股肱在詩鹿鳴之下下天保之報上亦何異此然臣之賡歌始之以元首明股肱良庶事康以明上好要而下交時之所以泰也終之以元首叢脞股肱惰蒿事墮以明上好詳而不交時之所以否也然則君臣聞之其不勸戒之乎蓋古之君臣不以無過為能而以能戒為差雖虞舜之時尚爾況其他乎然王人道也故禹至於六府三事允治戒之用休俾勿壞而已帝天道也舜至於獸舞尹諧而戒之以勸元之命惟時惟幾豈不宜哉昔齊景公之時作君臣相悅之樂不過於徵招角招則舜作君臣相戒之歌庸詎知非歌招乎舜作韶樂而歌之可也齊人之樂亦得謂之招者豈非以陳公子完奔齊而有是樂乎不然孔子何以在齊聞韶有至於窮神知化而三月不知肉味為哉

### 五子之歌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湏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夫歌者直已而陳德生於嗟嘆之不足者也故五子之怨太康猶小弁之怨親親五子之怨太康盡為弟之義也小弁之怨親親盡為子之仁也

甘酒嗜音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酒所以養德亦所以覆德音所以昭德亦所以衰德



故酒可節而不可甘音可聽而不可嗜禹惡旨酒未嘗甘酒也好善言未嘗嗜音也故甘酒而及亂嗜音而溺志適自取亡而已太康失邦有在於此五子之歌所以深訓之也孟子曰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誠哉是言歟然則禹之聲尚文王之聲非不尚音也特不嗜之而已

仲虺之誥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古之賢三女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故成湯之在商亶聰明作元后樂道而已未嘗邇乎姦聲也耳其有不聰乎悅德而已未嘗邇乎亂色也目其有不明乎不邇聲色則不役耳目矣不殖貨利則百度惟正矣湯之於此非苟知之以淑諸身亦允蹈之以淑諸人矣故其制官刑儆有位曰敢有怙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不邇聲色以率之也敢有殉于貨色怙于遊畋時謂淫風不殖貨利以率之也不邇聲色與中庸所謂化民之聲色者異矣不殖貨利與子貢而貨殖焉者異矣然則湯之不邇聲樂如此記言商人尚聲何也曰自三代異尚言之則尚聲者一時之制也自其檢身言之則不邇聲者終身之行也

伊訓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怙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孔子與人歌而善然後和之是君子未嘗不歌也所不貴者酣歌于室而已曾點從遊於舞雩之下詠而歸是君子未嘗不舞也所不貴者常舞于宮而已此所以謂之巫風官刑之所以儆者也若夫陳姬好巫



而一國之民多棄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并不  
特常舞于宮酣歌于室而已此東門之扮所以疾亂  
而巫風又不足道也

顧命

天球在東序脩之舞衣鼗鼓在西房

德成而上事成而下天球堂上之樂先王所以象德而  
樂天者也故在東序東則陽位而陽極上故也舞衣鼗  
鼓堂下之樂先王所以象事而樂人者也故在西序西  
則陰位而陰極下故也舞衣之制其詳不可得而聞其  
見於經者不過皮弁素積以舞大夏祭服之冕以舞大  
武而已脩之舞衣豈脩國之服為不失古人之制歟漢  
放五方之色為舞者之衣謂之五行舞彼蓋有所受之也

樂書卷第八十終

樂書卷第八十一

春秋訓義

隱公

莊公

文公

宣公

昭公

隱公

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春秋之法凡公與夫人之廟非志災則不書也非失

禮則不書也志災而書若新宮火僖宮災之類是已

失禮而書若丹桓宮楹立武宮煬宮之類是已仲子

之於惠公非夫人也特隱公妾母爾禮喪服小記妾

母不世祭况立宮而考之乎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

仲子之贈君子猶以為非禮况考其宮而獻六羽乎

書仲子蓋賤之以正名分也書六羽蓋辨之以謹名



數也然文莫重於羽舞武莫重於干舞皆所以節八音而成樂故舞必以八人為佾自天子達於士降殺以兩故天子用八八諸侯用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先王之制也明堂位言魯祀周公用天子禮樂是魯於周公廟得用八佾之舞於羣公廟不過用六佾而已後世禮壞僭八佾於羣公之廟蓋有之矣隱公始復六羽公穀以為始僭是不知諸侯以六佾為正也左氏雖知諸侯六佾之正而謂春秋善隱公復正而書之是不知用於羣公廟為正用於仲子宮非正也不然則善其復正自常事爾春秋何為書之邪隱公用諸侯之舞於仲子之宮春秋且書而罪之季氏用天子之舞於家廟之庭孔子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不亦宜乎言考仲子之宮與詩斯干宣王考室之考同孰謂成之為夫人邪言初獻六羽與所謂初獻畝之初異孰謂猶為僭諸公邪此稱獻羽舉文以見武與卒叔弓言簫入同意孰謂婦人無武事邪不然闕宮祀姜嫄之詩何以美萬舞洋洋乎杜預謂天子諸侯大夫士之舞一列遞減二人至士四人而止殆非古樂舞之制也

莊公

文公

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文公十有五年六月辛丑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古者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章明天下之男教男教不修陽事不得譴見于天日為之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以蕩天下之陰事小雅亦曰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



有食之亦孔之醜則知日者陽精也君之象也食者陰侵陽也臣蔽君之象也人君能修德政則變消而福至反是則災起而禍成故日食之變三十有六春秋皆書之非特傷周道之衰且以謹人君之戒也孰謂惟正陽之月君子忌之哉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是觀之凡日食鼓于社助陽以責陰禮也用牲非禮也孔子書鼓用牲者非謂九月六月不鼓也特譏其用牲尔左氏謂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是不知書述天子瞽奏鼓嗇夫馳之意也

宣公

宣公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

入去籥

禮記齊人將有事於太山晉人將有事於類林則所謂有事于太廟者常祭之禮也周頌絲衣繹賓尸則所謂猶繹者明日又祭之禮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干舞有形而無聲籥舞則聲發而形從之先王之樂所以備文武者不是過也春秋之時禮樂不出於天子而出於諸侯非僭行之則僞爲之而已蓋廟祭百禮也臣卒凶事也吉凶之禮固不可同日故宣公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則壬午繹祭固在所可廢也繹祭可廢且萬入去籥而卒事則君臣之恩亦已薄矣與其萬入去籥而不爲樂孰若廢繹祭之爲愈哉此仲尼所以言非禮而稱猶也春秋書猶其義有二有可以通之之辭是幸其猶如此若不郊猶三望不告朔猶朝廟是也有可以已之之辭



是甚其猶如此則壬午猶繹是也然則公子遂公子釐  
其事固同獨卒仲遂何也曰釐之於隱公君臣之義  
深宣公之於遂君臣之恩薄聖人於經沒釐而著遂  
者所以示褒貶也蓋仲遂死於王事也故卒而字之  
不言公子者宣公失父道故也與僖十六年卒公子  
季友異矣商周皆以萬人定天下故其舞謂之萬舞  
則萬舞天子之樂也言壬午猶繹萬入去籥非特誌  
繹祭抑又誌僭用天子之樂爾傳者以謂萬入去籥  
以其為之變譏之也其曰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其  
言譏之則是言不卒則非春秋所書為宣公失禮不  
為仲之不忠於子赤也果為不忠於子赤奚待卒而  
後正之哉

昭公

公十有二年二月葬宣公於穀  
卒事

籥之為樂起於黃鐘之備籥而為三則冲氣出焉此  
王所以通中聲也蓋宗廟之祭事之大而重者也  
夫卒事之小而輕者也先王之禮不以大廢小亦不  
以輕妨重宣八年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  
午猶繹萬入去籥是譏其以輕妨重也昭十五年癸  
酉有事武宮籥入叔弓卒去籥卒事是譏其以八廢  
大也言萬入以舞為主言籥入以聲為主卒仲遂于  
垂為死王事故也卒叔弓不言地為泄事而卒故也



易訓義

需

師

豫

比

需

需☵☰坎上乾下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

天之所需以為兩者雲也君子所需以為燕樂者飲食也飲以養陽天產也食以養陰地產也需非飲食也飲食之道而已此君子所以需朋友故舊以為燕樂歟蓋以飲食燕之者禮也其樂之者樂也文王之於周以鹿鳴燕羣臣嘉賓則曰以燕樂言嘉賓之心以常棣燕兄弟則曰和樂且湛以伐木燕朋友故舊則曰坎坎鼓我蹲蹲舞我由是觀之酒食所以合歡豈



虛言哉若夫九五體飲食之道以養天下非特施禮  
樂於燕樂之間而已故曰酒食正吉以中正也與困  
于酒食異矣

師

師坤上象曰地中有水師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  
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古之用師內有必勝之道外有佐勝之術師出以律  
以佐勝之術行必勝之道故也人生天地之間一氣  
之消息一體之盈虛未嘗不與陰陽流通與物類相  
為感應律也者述陰陽之氣數通物類之終始故凡  
聲音所加吉凶所兆發實宜應昭昭者皆得考其  
祥焉然則以同律聽軍聲使吉凶不待陳而知勝負  
不待戰而決豈有他哉本諸五聲而已蓋角主軍

而士心失商主戰勝而軍士彊徵主將急而軍士勞  
羽主兵弱而威明喪宮主軍和而士心寧其聞而聽  
之聽而詔之則吉可馴致凶可豫防而坐收百勝萬  
全之効焉此所以武王知商之不敵師曠知楚之不  
功也傳曰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不過如此在易  
師之初六以柔下之才處一卦之始師始出之象也  
據坎之體於象為耳而主聽以律之象也方是時吉  
凶未明勝負未決以律則惠迪吉失律則從逆凶春  
秋傳曰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以律不臧無害為吉  
不失勝之道故也失律而臧無害為凶失勝之道故  
也昔王良從禽為之範終朝不獲一君子不以為失  
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君子不以為善彼從禽猶若  
是况行師乎其否臧凶宜矣老子曰妄為而要中功



成不足塞責事敗足以滅身此之謂歟周之出師有  
太史抱天時太卜正龜兆大師執同律皆所以慎戎  
事重民命則易之與當周之盛德其師出以律豈不  
信然以初六為師出之始則上六師旋之時也出而  
以律所以存豫戒之智旋而左執之所以示愷樂之  
仁非憂樂與民同孰與此哉古之言律或謂六律或  
謂六始配律者或以呂或以同六始則以六間配之  
何也曰迷天地自然之氣謂之律以陽造始謂之始  
匹於陽為呂間於陽為間同於陽為同呂命以體間  
命以位同命以情合陽六陰六言之均謂之六律也  
是卦特以律為言豈非合而言之邪

豫

豫 坤上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報

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在地中一陽之復也雷行天上四陽之壯也豫雷  
出地則非一陽之復亦非四陽之壯適陽中之時也  
天之中聲於是發矣總一卦言之在彖天地以順動  
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在爻初則鳴豫而志窮上則  
渝冥而無咎則豫之貴中非特乎象也然則以雷出  
地為中聲之發明矣蓋電有形而無聲雷有聲而  
無形秋陰中也雷聲收焉蟄蟲應之以坯戶春陽中  
也雷聲發焉蟄蟲應之以啓戶啓戶則蟄者奮雷  
出地奮之象也鼓之以雷霆記禮者以為樂之和  
驚之以雷霆莊周以為咸池之感則雷出地奮豫  
先王作樂之象也然作樂崇德振古如茲故稱先王  
焉至於以之薦上帝配祖考因時以行典禮惟殷時



爲然以殷人之祭尚聲故也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  
殷學主以樂教瞽之所宗又那祀成湯以樂爲主則  
殷人尚聲可知矣蓋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故卦爻  
有稱帝乙歸妹有稱高宗伐鬼方有稱東鄰殺牛不  
如西鄰之禴祭則易之述殷非特薦上帝配祖考而  
已周之盛時雷鼓雷鼗以降天神以六律六同五聲  
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非不體雷出地之象  
作樂以薦天神配人鬼也然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異於殷之薦上帝一以祖  
考配也豈非禮樂略於殷至周然後大備邪世德下  
衰樂廢以淫鄭衛好濫而趨數宋齊燕女而教辟類  
皆感條暢之氣滅和平之德君子不聽祭祀非用者  
明不足以崇德幽不足以薦鬼神故也

比

比 坤下 象曰地上有水比初六有孚比之無咎有孚  
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爾雅曰盍謂之缶缶之爲器內虛以容外圓以應土  
音出焉八音之主也宮爲土聲信德出焉五聲之君  
也記曰樂者樂也雜卦曰比樂也樂爲樂之實是爲  
樂之器初六陰柔之質缶之象也其爲器虛而能實  
有孚盈缶之象也誠信之德充實於內而人樂之君  
子樂得其道而來小人樂得其欲而來吉孰甚焉非  
有他而何周官六鄉之民入則爲比出則爲師比有  
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與民同吉之意也師出以律否  
臧凶與民同凶之意也非憂樂以天下孰能與此





樂書卷第八十二

周易訓義

次

升

次

離

既濟

萃

乾亦辭

坎☵坎上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

酒所以養陽而其器為樽食所以養陰而其器為簋樽則其體外負陽類也故其數奇簋則其體內方陰類也故其數偶樽酒簋二禮之至薄者也用缶樂之至質者也六四以柔正而无應乎陽九五以剛正而无應乎陰當坎之時能免乎險者惟剛柔各得其正者能之以正而相與以近而相得行至薄之礼用至



質之樂其誠有不足以相際乎禮曰古之人不必親相與言以禮樂相示而已此之謂也魯頌以二言樂之樂蓋本諸此然人之相與以誠則約以偽則費約者致其誠之謂也室之有牖則幽明通剛柔相濟之意也蓋相際者禮也相接者恩也君臣之間恩不隆於禮故坎言剛柔際父子之間禮不隆於恩故言剛柔接然解之初六言剛柔之際與坎巽者之六四九五以近相與不必有所之故言剛柔際解之初六九四以遠相與不能無所之故言剛柔之際

離

離 離上

離下

九三日異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異之離何可久也

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寒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故謂之藪以至彈琴謂之鼓琴鏗瑟謂之鼓瑟吹笙謂之鼓簧然則擊缶謂之鼓缶不亦宜乎六二陰也缶象也九三陽也其用動以吐歌象也九三以炎上之性履過中之位不能反炎上之性鼓六二之缶以歌樂則大耋之嗟不期至而自至矣其能久而無凶乎詩曰今我不樂逝者其耄此之謂也比之初六坎之六四離之六二皆陰爻其取缶象一也然比取其情以樂者樂此故也坎取其聲以坎其擊缶故也離取其象以離虛中善應故也

萃

萃 萃上

萃下

象曰澤上於地萃六二引吉無咎孚乃利用

禴象曰引吉無咎中未變也







陰氣也故無聲以飲為上則用樂可知矣樂以中聲  
為本而三孔之籥先王所以通中聲也凡聲皆陽之  
故萃升既濟皆於中文言之然萃之陽資萃五升之  
陽資萃也無適而非材也萃之六二陰也必待九三  
之陽引之然後用禴升之九二陽也不待六五之陰  
引之然後用焉故升之九二以用禴為先異乎萃之  
六二序於引吉之後也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  
鄰之禴祭則禴祭士六二言之與萃六二同意然既  
濟禴祭則用儉以持盈其有大而能謙必豫可以用  
樂之時也成王以是驚持盈而有假樂之嘉者以此

繫辭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  
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

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濟  
潛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自天尊地卑至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此禮者天地之  
別也自剛柔相摩至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樂者天  
地之和也樂以崇德禮以廣業而禮樂由賢者出故  
以貴人志業於焉  
以盡神  
利者禮之禮也天下之物  
樂也

卷之三十三



樂書卷第八十四

孝經訓義

三才

紀孝行

廣要道

三才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  
 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具  
 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  
 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  
 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  
 罔爾瞻

先王因人性而制禮緣人情而作樂禮雖出於人性



而天地之序實在焉樂雖本於人情而天地之和實  
在焉蓋孝之為道真運無乎不在仰而視之在乎上  
天之經是也俯而視之在乎下地之義是也中而視  
之存乎人民之行是也則天之明以順天下之性因  
地之利以順天下之情以性化性天下無異性以情  
化情天下無殊情然則先王之為禮樂豈拂人性逆  
人情而為之哉是故以之成教天下之教不肅而自  
成以之治政天下之政不嚴而自治此孔子言道之  
以禮樂而民和睦所以先之以天地之經而民是則  
之也今夫禮樂之於天下猶陰之與陽也陰陽之氣  
賡天地以成歲功禮樂之教同民心以成治道然民  
之為道非徒無常產也亦無常心焉苟制之以刑  
則民乖離而無耻苟導之以禮樂則民和睦而不  
去

故導之以禮非特使之知昏定晨省而已必使之  
相親而為睦矣導之以樂非特使之知下氣柔聲  
而已必使之去乖陵而為和矣記曰禮至則無怨樂  
則不爭揖遜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由此觀之先  
王導民以禮樂其効必至於揖遜而天下治豈特其  
民和睦而已哉孔子言孝之教可以化民必止於是  
者為民而言故也蓋和則有異而無乖猶五味之和  
也睦則有親而無踈猶九族之睦也一人和睦一家  
化之一家和睦一國化之一國和睦天下化之所導  
者寡所化者衆然則禮樂之於化民豈曰末之云乎  
然禮樂之道廣而充之於內則藏而為愛敬記曰禮  
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同愛者也發而揮之於  
外則形而為好惡故記曰禮者

禮等矣樂文



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

莫是以孔子之

論禮樂必始之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遜而民不爭所以明禮樂之本也終之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所以明禮樂之用也無本不立無用不行有本有用舉而措之天下之民民孰有不具瞻者哉故記曰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豈非導之以禮樂民具爾瞻之謂乎

禮樂之行

曰孝子之享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

孝子白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

節人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蓋仁為事

親之實禮樂為事親之文然則孝子之享親也居則

其敬所以為禮養則致其樂所以為樂敬其父則

子說敬其兄則弟說所敬者寡而說者衆以禮享親

之効也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

父子者定以樂事親之効也古之孝子事親以禮樂

如此固豈不仁者能之乎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

而不仁如樂何然言致其敬則敬孝也則知致其樂

者愛孝而已故不敬其親而敬他人非所以為禮也

不愛其親而愛他人非所以為樂也由是觀之禮云

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其本實在於孝而已矣

廣要道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孝悌者人子之高行也禮樂者君子之深教也以人子之高行寓君子之深教其所因者本而已矣因親以教愛而民莫不親愛因嚴以教敬而民莫不禮順言禮順則親愛者樂也言親愛則禮順者敬也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乎家邦終於四海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古者教民之道未嘗不始於愛敬而成於禮樂故孔子言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繼之以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今夫百里不同之風其氣有剛柔千里不同之俗其習有厚薄樂之善民心感人深則至剛之風可移而為柔至薄之俗可

易而為厚移風而使之化易俗而使之變非樂而何樂記曰樂行而倫清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豈非樂之効邪夫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所謂安上者舍禮何以哉禮之所興民之所治禮之所廢民之所亂所謂治民者舍禮何以哉記曰君位危則法無常法無常則禮無列又曰禮者下以治人之情終之以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豈非禮之効也然則詩止於移風俗樂則移風易俗何也蓋詩仁言也樂仁聲也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也深故其異如此然風可得而移俗可得而易人之風俗也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天之風俗也別而言之上欲其安民欲其治民而論之民雖在所治亦未嘗不在所安也故曲禮曰毋不敬而其効至於安民論語言修己以敬而其



至於安百姓

樂書卷第八十四終



樂書卷第八十四

論語正義

八佾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  
晉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故楊雄曰周之禮樂庶事  
之備也天下無道禮樂自諸侯出故韓宣子曰周之  
禮樂盡在魯矣周德下衰禮廢樂壞太師擊滴齊亞  
飯于適楚之鼓登進祭四飯鼓滴秦鼓方叔入於河  
漢鼓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故諸侯借天  
子之禮以自飾也天子之禮諸侯有之諸侯之禮大夫有之  
大夫之禮士有之士有之庶人有之庶人之禮士有之  
士有之大夫有之大夫有之天子有之天子之禮士有之  
士有之大夫有之大夫有之庶人有之庶人有之庶人有之  
家之雍徹也臣之借天子者也其為不仁不智也甚



矣蓋舞所以行八風節八音八音克諧而樂成焉故  
舞必以八人為常自天子達於士降殺以兩士二之  
大夫四之諸侯六之惟天子得以備數而用八焉八  
倫凡六十四人矣季氏陪臣也不舞二倫而舞八倫  
是僭也天子之數也三家不御琴瑟而歌雍徹是僭  
用六二之名也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禮樂所謹  
者名數而已文王世子曰大樂正學舞于成授數傳  
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亦不可以假於人古之人  
謹名數如此而陪臣之微且僭竊而用之則禮樂所  
存無幾矣八倫季氏所獨故特言季氏雍徹三家所  
同故言三家歌貴聲於上故於雍徹言堂與歌者在  
上同意舞動容於下故於八倫言庭與公庭萬舞言  
意傳曰歌者象德在堂上舞者象功在堂下君子上  
德而下功於義或然周官樂師凡國之小事帥孝士  
而歌徹小師下管擊應鼓徹歌內宗及以樂徹則佐  
傳豆籩外宗以樂徹則眡豆籩膳夫以樂徹于造則  
天子歌徹不過乎雍非諸侯之振羽也雍歌於禘又  
用於徹與鹿鳴燕群臣又用於鄉飲酒同義杜預謂  
凡天子諸侯大夫士之舞一列遞減二人至士四人  
而止非先王樂舞之意也傳曰天子八倫諸侯四倫  
所以別尊卑也其言天子八倫則是言諸侯四倫則非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五常以仁為首六藝以禮樂為先仁者禮樂之質禮  
樂者仁之文周官掌禮樂以春官明禮樂以仁而立  
也孟子言禮樂後於事親之實明禮樂以仁為質也  
仲尼燕居言序其禮樂繼之以君子知仁者近取諸



人以明禮樂之本於仁也檀弓言樂樂其所自生禮  
不忘其本繼之以狐死正丘首者遠取諸物以明禮  
樂之本於仁也然則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哉此季氏  
僭用八佾之樂旅祭之禮孔子謂之是可忍也孰不  
可忍也其不仁可知通而言之禮樂同出於仁別而  
言之則仁近於樂義近於禮矣與孔子言孝悌仁之  
本孟子以仁之實為孝義之實為悌同意蓋仁義人  
之道也禮樂德之則也孟子論仁義多合而言之至  
孔子必離而言之雖稱立人之道亦曰仁與義而已  
孔子論禮樂多合而言之至孟子必離而言之雖稱  
事親從兄之實亦曰禮以節文之樂以樂之而已聖  
人之言非苟異也各有所當云爾老氏提提仁義絕  
滅禮樂而莊周和之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

離安用禮樂而且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  
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豈  
老莊與孔孟異意哉蓋孔孟顯道德以為仁義發性  
情以為禮樂所以經世老莊則反之以復本而已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義審節而不  
和不成禮和而不發不成樂仁義禮樂無非德也關  
雎美后妃之德亦宜不出於此蓋后妃之於賢才求  
之未得則思以致其哀求之既得則悅以致其樂友  
之以琴瑟樂之以鐘鼓樂之非不至也然且不淫焉  
求之以寤寐思之以反側哀之非不至也然且不傷  
焉樂者樂也不淫色禮也哀者仁也不傷善義也樂  
而節之以禮仁而成之以義后妃之德也衛之夫人



無德靜女之詩以城隅之禮彤管之樂刺之則仁義可知豈不為后妃罪人乎此與詩序先樂後哀者后妃之心詩先哀後樂者事辭之序說詩者逆其心作詩者序其事故也關雎樂而不淫豳則勤而不怨吳季札以二南為勤而不怨豳為樂而不淫何也蓋關雎樂而不淫后妃之德而已勤而不怨則二南之事也豳勤而不怨則豳民之事而已樂而不淫則豳國之風也

樂書卷第八十五終

樂書卷第八十六

論語訓義

八佾

八佾

述而

泰伯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周襄樂壞工師之徒或去而不存於朝或存而不知乎樂大師摯適齊少師陽入於海去而不存於朝者也孔子之所語者存而不知乎樂者也蓋羽之為物翕則合而斂張則散而縱樂亦如之始作翕如也則合之以祝非能成之也先之而已縱之純如也則五聲單出而不雜非迭相陵也各歸其分而已皦如也則清明象天而不可掩繹如也則終始象四時而不



可窮樂之一成其可知者不過此爾然猶語其粗者而已若夫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始奏之以人微之以天其卒無尾其始無首則始作翕如不足道也次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揮綽其名高明則縱之純如皦如不足道也卒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林樂而無形幽昏而無聲道可載而與之俱則繹如以成不足道也孔子不語周之太師而語魯者以周之禮樂盡在魯故也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天下無異道有異時聖人無異心有異迹故記以堯授舜武王伐紂為禮之適乎時春秋以出則征誅入則揖遜為義之合乎一然則韶武盡充齊之美而武獨未盡可欲之善者豈非盡美在心與道未盡善在

時與迹歟蓋美者善之至而於首嘆美之辭備韶九成而莫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韶之所以盡美也武奏大武而詩曰於皇武王武之所以盡美也王通曰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韶之所以盡善也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武之所以未盡善也觀樂記論武王之樂曰備舉其道不私其欲又曰聲淫及商非武音則武王之武非不在所可欲也其所以未盡善者以其對韶言之則韶又善於武矣

述而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老子道德經之卒章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是美善天下之至德也故季札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是知堯之大章美善之著者也舜



繼堯之美善而播之於韶非特美而已至於盡美非特善而已至於盡善雖甚盛德蔑以加於此矣豈非書所謂重華協于帝歟今夫諸侯失樂則大夫用之于家天子失樂則諸侯用之於國故周衰之末韶樂不在周而在齊孔子聞之至於三月不知肉味非嗜其聲音者也樂其難窮之美而已故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非窮神知化孰與此哉司馬遷謂聞韶三月學之是不知孔子爲樂之意也夫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則三月者天時之小變也顏淵三月不違仁卒至於忘禮樂則孔子聞韶至於三月不知肉味豈足怪哉孔子聞韶二月不知肉味樂之至也樂正子春傷足數月不下堂憂之至也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窮亦樂非窮通也樂道而已是以孔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木於宋窮於商周阨於陳蔡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况與人歌而善乎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其樂道之心終無已也昔孔子遭阨於匡謂子路曰汝歌予和子路彈劍孔子之和之曲終而匡人解甲豈非子與人歌而善而後和之之意歟曾子之歌商頌曾點之詠舞雩原憲之弦蓬戶與孔子之歌固雖有間方之原壤登木而歌則又裕矣

秦伯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學道之序始於言故興於詩中於行故立於禮終於德故成於樂詩者養蒙之具禮樂者成人之事孔子



之於小子則曰何莫學夫詩於成人則曰文之以禮  
樂此禮所謂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  
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者也然興於詩非不學禮也  
特不可謂之立立於禮非不知樂也特不可謂之成  
內則言外傳之教先之以學樂學記言大學之教先  
之以安弦以至夔之教胥子文王之教世子大司樂  
之教國子弟亦先之以樂則樂者教之終始也仲尼  
燕居曰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則禮者又詩  
樂之節文也荀卿曰學始乎誦詩終乎讀禮是可與  
立而已以爲學止乎此則未也



